

三代人的儿童节

□ 彭晔

清晨被女儿床头的小熊闹钟唤醒时，暖暖的阳光正穿透薄纱窗帘。梳妆台前，小姑娘对着镜子认真编起歪歪扭扭的麻花辫，发梢的草莓发卡晨光里一闪一闪。我望着她笨拙的动作，忽然想起母亲总说：“你小时候梳头可比现在孩子讲究多了。”

六十年前的儿童节清晨，外婆是在麦秸垛里醒来的。五更天鸡鸣时分，她总要踮脚摸黑去村头挑水，两只木桶压得肩膀生疼。那时节麦子正灌浆，风里裹着青涩的麦香。村小学的泥墙上贴着红纸剪的五角星，校长用锅灰兑水写标语，墨汁顺着土墙往下淌，在晨露里涸成蜿蜒的溪流。

母亲常说起外婆唯一的节日装饰：两根褪色的红头绳。那是外婆的嫂子用嫁衣拆下的布条捻的，每年端午节浸在艾草水里染一遍。系在辫梢的红绳像两只停驻的蝴蝶，随着割猪草的动作上下翻飞。晌午放学时，货郎担子摇着拨浪鼓经过校门，麦芽糖的甜香勾着孩子们的魂。外婆攥着攒了半年的三个鸡蛋换糖，糖块裹在油纸里能舔整整三天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母亲的白球鞋总要提前半个月刷得雪亮。儿童节前夜，她把鞋子晾在窗台上，月光像撒了层盐霜。清晨五点钟，楼下的梧桐树还浸在靛青的晨雾里，母亲已经对着镜子练习红领巾的系法——先绕个圈，再穿过去，最后要捏出尖尖的角。

那年月的操场铺着煤渣，开运动会时尘土飞扬。母亲参加六十米赛跑，蓝布裤脚别着号码布，奔跑时像只展翅的雨燕。中午打开铝制饭盒，煎鸡蛋的油香混着青椒炒肉的香气，底下还藏着对半切的咸鸭蛋，橘红的蛋黄汪着油。傍晚揣着战利品回家：铅笔盒、田字格本、印着卡通图案的橡皮，每样都裹着淡淡的油墨香。

此刻落地窗外，梧桐树正落下细碎的花絮。女儿在衣帽间纠结该穿哪条蓬蓬裙，粉色薄纱还是蓝色星空图案？我蹲下来替她调整肩带，看见她后颈细软的绒毛，恍然想起母亲总说我“后脑勺的头发和猫崽似的”。

舞台灯光骤然亮起时，我看见女

儿在合唱团第二排中间。她穿着缀满亮片的礼服，眉心点着金粉花钿，电子大屏在她身后绽放出星河。家长们举着手机录像，空气里浮动着香水和鲜花的味道。忽然想起母亲说过，她们当年表演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幕布是用被单缝的，辅导员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子往幕布上别纸花。

归家路上华灯初上，女儿仰起脸：“妈妈你小时候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？”我望着橱窗里闪烁的彩灯，想起三十年前缠着母亲要的电子琴，最终得到的是一盒十二色彩铅。那些笔杆上的金粉早被岁月磨去，但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至今仍会在某个恍惚的瞬间，突然漫过记忆的河堤。

夜色渐浓时，母亲发来视频邀请。镜头晃过她新栽的月季，停在餐桌中央的玻璃罐上——里面装满五颜六色的千纸鹤，是女儿昨天视频教学时叠的。“现在的孩子手真巧”，母亲说着打开罐子，取出一只蓝色的纸鹤轻轻摇晃。逆光里，那些折痕仿佛岁月的掌纹，将三代人的童年悄然串联。



端午情思

□ 岳慧杰

岁月的风拂在尚显青春的脸上
趁着这五月佳节
暂且忘记所有的烦恼忧伤
完全放空自己
共享这静谧的美好时光

看，那是谁家的小女孩
在街头欢快地蹦蹦跳跳
露出
可爱的俊俏模样
和胸前佩戴的五彩香囊

瞧，江中的龙舟纵横驰骋向前
就好像
放了学的孩子急急忙忙跑出了课堂
还伴着
笑语飞扬

闻，好香好香
不用去想
那一定是妈妈蒸笼里
偷偷跑出来的
粽子香

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悄悄转换
时光静静流淌
纵使人生路上偶有擦伤
也不敢遗忘
最初的梦想和出发的方向



端午龙舟竞渡时

□ 柴进

在时光的褶皱里，总有一抹鲜亮的色彩，如晨曦穿透薄雾，在心底晕染出永不褪色的画卷。于我而言，那劈波斩浪的龙舟竞渡，便是这样一场镌刻在血脉中的盛事。

记忆中的江南水乡，端午总是裹挟着粽叶的清香与艾草的辛烈。河畔的杨柳垂绦轻拂，家家户户的门楣上悬着青翠的菖蒲，孩童手腕系着五彩丝线，蹦跳着追逐卖雄黄酒的小贩。而最令人翘首以盼的，莫过于镇口老码头那场声势浩大的龙舟赛。桨声、鼓声、吆喝声，交织成了一支沸腾的端午序曲。

天还未亮透，我便跟着阿嬷去江边采露水。她说端午的晨露能祛百病，我却只顾盯着河面上若隐若现的龙舟影子——它们静卧在薄雾中，宛如蛰伏的蛟龙。码头上早已挤满了人，老船工们弓着腰，用桐油一遍遍擦拭船身，木纹在油光下泛出琥珀色的光泽；龙头高耸，朱漆点睛，金鳞片片分明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昂首长吟。年轻的桨手们赤着上身，古铜色

的脊背绷紧如弦，他们喊着号子将龙舟推入水中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也惊醒了沉睡的河面。

日头渐高，两岸人潮涌动。卖糖画的老人手腕翻飞，黄澄澄的糖浆凝成飞燕游龙；扎彩棚的匠人将竹篾弯成拱桥，缀满纸扎的荷花与鲤鱼。忽然，一声震天的鼓响撕开喧嚣，人群如潮水般向码头涌去。十二艘龙舟齐刷刷横列江心，船头的鼓手高举鼓槌，桨手们握紧木桨，目光如炬。岸上的老族长点燃了三炷高香，青烟袅袅升腾，与江面的水汽融为一体。刹那间，鼓点如暴雨倾盆，桨叶齐刷刷插入水中，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！

江面霎时沸腾起来。木桨起落间，水花迸溅如珍珠落玉盘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了七彩光晕。鼓声越来越急，桨手们的吼声震得岸边槐树簌簌落花。领头那艘青鳞龙舟上，鼓手是个白发老者，他佝偻的背脊在击鼓时挺直如松，每一声鼓点都精准地踩在众人心跳的间隙。眼看红鳞舟要后来居上，青舟的尾桨手突然长啸一声，桨叶几乎贴水面横扫，船身猛地一窜，龙首冲破终点彩绸的瞬间，两岸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。

多年后，我在异国的唐人街再次见到龙舟竞渡。金发碧眼的青年们喊着生硬的中文号子，塑料龙首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荧光。然而，当鼓声响起时，那些笨拙的划桨姿势竟与记忆中的画面重叠——老船工布满茧子的手摩挲着龙头雕纹，阿嬷将雄黄酒细细涂抹在我的耳后，父亲把我扛在肩头，指着江心大喊：“看！青龙要抬头了！”湿润的风裹着粽香扑面而来，眼眶竟有些发热……

这传承千年的竞渡，早已超越了胜负之争。龙头高昂的姿态，是先祖对风调雨顺的祈愿；木桨划开的波纹，是游子绵延不绝的乡愁。如今它漂洋过海，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像一粒倔强的种子，将文化的根系深深扎进五湖四海的土壤。当鼓点与心跳共振，当汗水和江水交融，仿佛看见时光长河里，无数双手将龙舟的缆绳一代代传递。

端午龙舟，不仅是一场力量的角逐，更是一曲血脉的吟唱。它把散落的星辰串成了银河，让漂泊的魂灵找到归航的灯塔。那些震耳欲聋的呐喊，那些飞溅的浪花，终将在某个潮湿的清晨，化作故园窗前的一滴清露，悄然落入思念的杯盏。

